

鄭清文

短篇小說全集

卷 3

三脚馬

THE THREE-LEGGED HORSE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三腳馬 = The three-legged horse / 鄭清文著
． --初版. --臺北市：麥田出版：城邦文化發行，1998[民 87]
面；公分. --（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；
3)

ISBN 957-708-610-1(精裝). -- ISBN 957-708-611-X(平裝)

857.63

87004282

Tzeng, Ching-Wen

鄭清文

短篇小說全集

卷3

三腳馬

THE THREE-LEGGED HORSE

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³

三腳馬

THE THREE-LEGGED HORSE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作者

者／鄭清文
編／王德威

李喬 李瑞騰 梅家玲 許素蘭
齊邦媛（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）

責任編輯

林秀梅

陳靜惠

發行人

涂玉雲

出版

版／麥田出版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：886-2-23517776 傳真：886-2-23519179

發行

行／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-020-299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9：30-12：00 13：30-17：30

24小時傳真服務：02-2517-0999

讀者服務信箱E-mail: cs@cite.com.tw

郵撥帳號：19833503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香港發行所

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
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

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

Cite(M) Sdn. Bhd. (458372 U)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603-9056 3833 傳真：603-9056 2833

E-mail: citekl@cite.com.tw

印

刷／禾堅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

／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

初版二刷

／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售價二八〇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 (Printed in Taiwan)

ISBN／957-708-611-X (平裝)

ISBN／957-708-610-1 (精裝)

〈評介〉

英雄與反英雄崇拜

陳芳明

——論鄭清文的短篇小說

鄭清文的文學生涯，持續到今天已長達四十年。與他一起出發的同世代作家，在現階段仍然投注於創作的，可謂寥若星辰。在戰後文學史上，像他這樣創作意志堅定，而創作產量穩定的作家，少之又少；但是，他所受到的注意，卻是相當稀薄。他的位置之所以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重視，原因其實是不難理解的。

在戒嚴時期，鄭清文的小說題材總是沒有偏離本鄉本土的人物與事件。台灣社會停留於封閉階段之際，盛行過屬於主流的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。這些作品基本上並不是以台灣社會為主要關切，但是在發言的分量上卻是來得豐碩而龐大。在那段期間，鄭清文的創作精神顯然並沒有與這些主流交會過；從而，他的作品釋放出來的聲音，自然就無聞於當時的批評者。進入七〇年代以後，台灣意識與本土聲音日益升高，鄭清文並沒有因為文學風潮的轉變而搖旗吶喊。本土文學逐漸獲得主流位置之際，他仍堅守自己

沉默卻極其辛勤的立場。鄭清文既然沒有主動與台灣意識的主張結盟，他的作品也就順理成章地保持其隱遁的角色與角落。解嚴以後，台灣文學突然打開了一個多元卻混亂的局面，各種不同顏色的旗幟揮舞於眾多的媒體與作家之間。鄭清文還是維持一貫的素樸風格，不追逐風尚，不高張豔幟。在創作心思與技巧不斷翻新的今天，他依舊持續他長年以來對人與人性的觀察。

鄭清文的創作歷程顯示，在戰後文學史上的每個階段，他都與各時期的主流文學維持疏離的關係。正因如此，他的作品就很難受到主流批評家的眷顧。不過，沒有被編入主流的脈絡，並不意味他就是不重要的作家。相反的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鄭清文作品的文學意義與歷史意義將篤定彰顯出來。

由於始終都堅守著邊緣的位置，他反而獲得了一個較其他主流作家還更開闊的空間；他的思考與書寫，全然無需迎合主流的風潮，因此也就不必受到主流格局的限制。唯其是邊緣的，他所看到的人物與景象，也是一些被視為主流的作家所看不到的。從出發之初，鄭清文似乎就沒有追求任何所謂「大敘述」的企圖；然而，長期的營造與累積，使他的作品在不經意之間變成了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見證。

在沉默寂靜的角落，鄭清文投射著銳利的眼光，在尋常的事物裏發現不尋常的意義；而那樣的意義，幾乎不可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。他在《現代英雄》的〈自序〉裏說：「人

或者可以分成兩種，插隊搶位子和靜候輪到自己的。我沒有見過涇渭分得這麼清楚。我看到了人的莊嚴和尊貴，我感激也感動。」如此簡短的一段話，頗能反映他對整個人生的觀察。他對那些在候車站爭先恐後的人表示深惡痛絕，卻對靜靜排隊的善良乘客致以最大的敬意。這種明暗善惡的對比，也許就是主導著他創作時的美學。透過這樣的美學，就可理解他塑造的小說人物為何是淡漠的、平凡的，並且是毫不出色的。

使鄭清文感動的人物，是那種堅守崗位、敬業盡職的尋常百姓。他的觀點，恰好與歷來的「英雄史觀」劃清了界線。傳統史家對歷史解釋的態度，往往以為人類歷史總是由少數幾位英雄與少數重大事件所構成。這樣的英雄，如果不是人格上完美無缺，便是體格上健壯雄武。他們似乎支配著歷史發展的方向，似乎也是複製著各種思想典律等等的道德規範。在英雄史觀中，真正承受歷史苦難的一般大眾完全不可能得到恰當的看待。時代消失了，延續歷史力量的羣眾也隨之淪亡了；留在歷史紀錄上的，卻只是幾位崇高、果敢的人物而已。

鄭清文的創作美學，顯然與這樣的英雄史觀背道而馳。在歷史的縫隙中，穿梭過多少被遺忘的人物。他們可能不是英雄，也可能未曾參與任何重大的事件；但是，歷史的任何轉折或起伏，都很有可能在他們生命中產生巨大的衝擊。要觀察歷史的力量在人類的靈魂鏤刻深重的痕跡，恐怕難以在英雄的紀錄裏發現，而應該在小人物的生命中去尋

找。這些被認為是庸庸碌碌的匹夫匹婦，才是歷史傳承軌跡的負載者。在人格上升時，他們遵奉著先哲先賢所訂下的行為規範；在靈魂墮落時，他們遭受到社會現實的道德審判。只有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，才足以彰顯人格的光明與黑暗，人性的堅毅與脆弱。他們不是空議論的人，而是真正追逐希望、失望、絕望的歷史人物。

浮沉在人性海洋的渺小人物，恐怕才是鄭清文心目中的英雄。他以數十年的歲月營造這些人物的性格與言行，乃在於透露強烈的信息，所謂英雄，是在柴米油鹽與食盡人間煙火的日子裏產生出來的。他的這種態度，從傳統的大敘述觀點來看，無疑是反英雄崇拜的。在他筆下，到處都是英雄，到處卻也都是反英雄的。

為什麼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屬於英雄式的？凡是細心閱讀鄭清文，都可發現他的小說充滿了濃厚的歷史意識。幾乎每篇作品都橫跨了不同的歷史階段，短則二、三十年，長則五、六十年。時間激流的沖刷，足夠使人受到扭曲變形，也足夠使人迎接試煉考驗。在他的小說中，時間的轉換特別迅速，從而人物的性格、身分與地位也跟著消長進退。

令人動容的〈三腳馬〉，便是以反英雄的筆法塑造了一位歷史遺忘的人物。在殖民地時期有過風光歲月的警察，卻因時代的轉型而在戰後台灣社會受到唾棄。歷史是相當嘲弄的，在繁華的盛年他睥睨故鄉的一切，在凋零的晚年則遠走他鄉嘗盡孤獨的滋味。小說中，作者並不扮演審判的角色，更不立下任何是非標準，而只是透過老人的敘述，鋪

陳人生的盛衰興亡。如果有歷史悲劇發生的話，老人並非是悲劇的製造者，然而他竟必須承擔歷史所留下的苦果。

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〈報馬仔〉裏。不過，這篇小說是以反諷、帶有戲謔的方式演出。台灣社會縱然脫離了殖民地的歷史經驗，卻總是還有人活在支配與被支配的夢魘裏。依恃日本殖民勢力的報馬仔，亦即坊間所稱的線民，在戰爭結束數十年之後，無法捨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權力滋味。老人的悲劇（或喜劇），虛構了一個玻璃迷宮，然後自我囚禁其中，耽溺於無盡無止的夢境。

流動的年華，變幻的時代，淹沒多少歷史人物。鄭清文刻意要保留的記憶，正是時間長河中的瑣碎與點滴。綜觀他的小說創作，大約是沿著兩條主軸在經營，一是「現代英雄」系列，一是「滄桑舊鎮」系列。前者強調歷史的變貌，後者著重於時間的原貌。舊鎮是鄭清文的文學原鄉，所有的人間善惡，都是從這個小鎮衍生渲染出來。他把自己的故鄉視為理想與幻滅的交錯地帶。在小說中，舊鎮猶似充溢母性的地方，所有的浪子最後都要回歸到他們的母體。舊鎮也像是一個檢驗人性的場所，使帶有幽暗性格的人，遠走他鄉，或是祕密回鄉。〈門檻〉與〈故里人歸〉的書寫方式，正好可以印證他的美學。

他的小說人物，幾乎每個人的面貌都是模糊的，生活的行為模式也彷彿不是那麼清晰；但是，性格的特徵卻是十分明確。閱讀他的作品，都可以看到鄭清文透過對話的安

排與情節的鋪陳，專注於性格的形塑。這種書寫方式是可以理解的，也頗符合他反英雄崇拜的立場。畢竟面貌的刻畫，僅適於英雄式的營造，而尋常人物的五官特徵似乎無需在內。他小說最關心的，不是人面，而是人心。〈尅叔〉、〈最後的紳士〉、〈舊路〉、〈局外人〉、〈掩飾體〉、〈龐大的影子〉……等等，全部都集中在人性的探索。驚濤裂岸的歷史背景，好像只是用來裝飾的，真正波瀾壯闊的，竟是不見的內心活動。鄭清文的文體冷靜而冷酷，猶如手術刀一般，銳利而明亮，挖掘出來的內心世界比起外在現實還更繁複多變。他不訴諸激動的吶喊，也不藉用騷亂的情緒。他酷嗜小津安二郎式的靜態鏡頭，反而捕捉了歷史場景中常常被輕易放過的人生百態。

創作橫跨四個文學世代的鄭清文，自始就是以反英雄的姿態在文壇登場。他不以重要作家自居，也不描寫重要人物。他的文風，可以使用「簡明清澄」一詞來概括，但是他的世界則不是外人能夠輕易窺探的。他的創作生命，有人形容為冰山，有人視之為長河，用詞不一，但都是在描繪他碩大無朋的創造力。在戰後文學史上，幾乎每位作家跨過五十歲的門檻之後，產量便日漸式微。鄭清文卻是一個例外，他好像還有無限的資源等待去發現。他無需崇尚奇巧，也無需求助冷僻，整個台灣社會就是他生命的泉源。他可能不是冰山，而勿寧是一座火山。火山爆發前的寧靜，使人期待，也使人焦急。鄭清文的短篇小說歷程，不斷把這樣的寧靜拉長。歷史在測試他，他也在測試歷史。這座火

山可能不必選擇爆發，但是，他的灼熱與活力可能也不必懷疑。

· 本文作者現為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

——一九九八年

目次

〈評介〉

003 英雄與反英雄崇拜／陳芳明

——論鄭清文的短篇小說

015 我要再回來唱歌

029 黃金屋

045 結

151 檳榔城

169 三腳馬

207 掩飾體

227 門檻

2	2
8	4
3	9
舊路	花園與遊戲

三腳馬

THE THREE-LEGGED HORSE

我要再回來唱歌

冬天的早晨，天剛亮，彩鳳突然驚醒過來。在這些日子裏，每天天快亮的時候，她常常會忽然睜開眼睛。她好像聽到一點微弱的聲音，從廚房那邊傳過來。一定又是婆婆在弄早餐了。

天氣很冷，彩鳳一抓起晨袍，匆匆披上，趕到廚房一看，婆婆果然在裏面。飯已煮好了，煮湯的鍋擱在爐上，可能因為天氣冷，炊煙顯得特別濃。婆婆站在爐前，一手拿著歌譜，一手打著拍子低聲唱著。

「媽，我說不必那麼早……」彩鳳說，內心覺得又感激，又愧怍。

「在鄉下，早起慣了，要睡也睡不著。」

婆婆來台北已兩個多月了，每天好像和她比賽誰早起來一般，搶著做早飯。婆婆沒有來的時候，他們都吃得很簡單，有時只沖一杯牛奶，啃兩片土司麵包就算是早餐，但